



冊府元龜
卷之六十八
至七十



1 3
849
25



門 4 8
册 849
卷 25



册府元龜

淮南...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八

求賢第二

唐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即位詔內外職事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
七月制天下有奇才異行沉伏不能自達及官人有能極言時政得失者竝令本州責狀封進

景雲元年十二月制曰才生於代必以經邦官得其人故能理物朕恭膺大寶慎擇庶僚延佇思英無忘終食思欲蕭艾咸採葑菲不遺而商山幽曠渭濱寂寞夫以貴耳賤目殊通方之論捨近謀遠非應務之術今四方選舉羣才輻湊操斧伐柯求之不遠其有能明三經通大義者能綜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書文字辨聲象者度雅曲和六律五音者習韜略學孫吳識天時人事者暢於詞氣聽於受領善敷奏吐納者咸令所司博採明試朕親覽焉

太極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將軍及邊州都督刺史一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曰將帥之任軍國斯重禦侮干城良才是急頃武臣多闕戎政莫修聆鼓鼙以載懷噬熊羆而未遇古今一也何代無人南仲方叔之儔亦在用之而已宜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以上方舉堪充將帥者一人明敷幽側無限年位務求實用以副予懷

二年六月詔曰致化之道必於求賢得人之要在於徵實頃雖屢存賁帛無輟翹車而駿骨空珍真龍罕

觀豈才之難遇將舉或未精且人匪易知取不求備
瑰琦失於俗譽韜晦嘆於後時宜其博詢州理明敷
幽側使管庫無遺適軸或舉其諸州有抱器懷才不
求聞達者命所在長官訪名奏聞武勇者具言謀略
文學者指陳藝業務求實用以副予懷

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才異等拔萃超羣緣
無紹介又不聞達者咸令自舉

三年十月詔曰有懷才抱器沉淪草澤不能自達者
具以名聞

五年二月詔有嘉遁幽棲養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

聞

七年五月勅曰諸投匭獻書上策人其中或有懷才
抱器者不能自達宜令理匭使料簡隨事探贖仍加
考試如有可採具狀奏聞

九年正月詔曰武有七德所以安人禁暴臣稱三傑
所以戰勝攻取蜀乃一方之主尚得孔明齊為九合
之君斯繇管仲况宇宙至廣人物至多豈乏英賢無
聞韜略蓋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今邊境未清統邊須
將頃林胡甍擾柳城非捷比虜忽驚西軍莫振罪繇
失律過在無謀曹劇不言寧知登軾之効毛遂緘口

豈彰處囊之奇長想古人是思擢士其有雖霑簪綬
猶晦跡於下流或蘊智謀尚沉名於大澤不加精訪
何以甄收其兩京中都及天下諸州官人百姓有智
合孫吳可以運籌決勝有勇齊賁育可以斬將搴旗
或坐鎮行軍足擬萬人之敵或臨戎却寇堪爲一堡
之雄各聽自舉務通其實仍令州縣具以名進所司
遣立限期隨表赴集朕當親試不次用之其有身充
見在諸軍統押者但錄所能奏聞未須赴集
四月勅曰戶口安存在于撫育移風易俗莫先令長
知人不易此選良難專委吏曹或未精審宜令在京

五品以上清官及諸州刺史及四府上佐各舉縣令
一人並限勅到十日內京官封狀進外官附狀奏所
舉人得官以來一任之中能有善政及不稱所舉其
舉主應須褒貶

十一年正月丁卯制其有沉淪草澤抱德棲遲並委
府縣搜揚

十一月南郊禮畢赦制其有抱器懷才不求聞達長
官具以名薦

十四年六月勅曰朕聞以道得人者謂之儒切問近
思者謂之學故以陽禮教讓則下不爭以陰禮教親

九月三日 求賢二 卷之六十八
則遠無怨豈非習無不利教所繇生者乎朕所以厚
儒林闢書殿討論易象研覈道源冀淳朴大行華胥
非遠而承平日久趨競歲積謂儒士爲冗列視之若
遺謂吏職爲要津求如不及須亦開獻書之路觀揚
已之人闕下之奏徒盈席上之珍蓋寡豈弘獎之義
或有未孚將敦本之人隱而未見天下官人百姓有
精於經史道德可遵工於著述文質兼美宜令本司
本州長官指陳藝業錄奏狀奏聞其吏部選人亦令
所司銓擇各以名薦朕當明試自觀其能若行業可
旣待以不次如妄有褒進必加明罰

十月詔曰朕夢想賢才咨謀列嶽遂因封祀發詔搜
揚昨所臨御道場親加策問不稱所薦其數則多乃
聞膏梁之人遞相招致丘園之俊罕見褒陞豈朕勞
求之意也宜令都督刺史審更訪擇具以名薦

十五年二月制曰草澤中有文武高才者聽詣闕自
舉
二十年十月駕發東都北巡狩會公卿及長吏巡行
所至有賢才未聞達者以聞

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曰每渴賢良無忘鑒寢
頃雖虛佇未副旁求其或才有王霸之略學究天人

之際知勇堪將帥之選政能當牧宰之舉者五品以上清官及軍將都督刺史各舉一人孝悌力田鄉閭推挹者本州刺史長官各以名聞

二十六年正月親迎春於東郊畢制曰朕之爵位唯待賢能雖選士命官則有嘗調而安卑退跡尙慮遺才其内外八品已下官及草澤間有學業精博蔚爲儒道文詞雅麗通於政術爲衆所推者各委本州本司長官精加搜擇具以奏薦

二十七年正月令諸州刺史舉德行尤異不求聞達者許乘傳赴京

二月詔曰草澤間有殊才異行文堪經國爲衆所知不求聞達者所繇長官以禮徵送

二十九年正月詔曰朕所求才待之若渴旣旌於巖穴亦賁於丘園片善必收冀無遺逸然士人藏拙衆何以知豈若父子之間自相推薦昔祁奚之舉祁午謝安之任謝玄良史書之咸以爲美賢彥之士何代無人寧恨嫌疑致有拘忌其内外官有親伯叔及兄弟并子姪中灼然有才術異能風標節行通閑政理據資厯堪充刺史縣令者各任以名薦其卑官所舉人聽於所繇長官處通狀一時錄奏其考試通人任

用之後如後有虧犯典憲名實不相副者所舉之人
與其同罰如政績著聞終始廉謹爲衆所知者其所
舉人與其同賞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詔曰國之急務莫若求賢
頃者雖屢搜揚士庶尙慮遺逸更宜精訪以副虛懷
其前資及白身人中有儒學博通及文詞秀逸或有
軍謀越衆或武藝絕倫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薦若
乃弘我風化實惟方岳必佇其人以膺其理其京文
武官五品以上清資并郎官據資歷人才堪爲刺史
者各任封狀自舉

三載十二月祀九宮禮畢制曰朕惟熙庶績博訪逸
人豈惟振拔滯淹以期於大用間亦欲褒崇高尙將
敦於風俗虛佇之懷蓋在於此其高道不仕遁跡丘
園爲遠近所知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以禮徵送
六載正月丁亥南郊禮畢制選賢推能嘗慮不廣三
府之辟則唯採於大名四科之薦蓋不通於小學今
承平日久士進多端必欲遠賁弓旌載空巖穴片善
必錄末技無遺天下諸色人通一藝以上各任薦舉
仍委所在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流輩遠近
所在者具名送省仍委尙書及左右丞諸司委御史

中丞更加對試務取名實相副者一時奏聞
十載正月詔朕每搜羅賢俊旌賁丘園猶慮遁跡藏
名安卑守位朕言及此寤寐思焉其諸色人中有懷
才抱器未經薦舉者委所在長官審加訪擇具名錄
奏

十三載二月詔自臨御已來四十餘年棧樸延想寤
寐求賢林藪無遺旌招不絕猶慮升平已久學業增
多至於徵求或遺僻陋其博通墳典洞曉玄經清白
著聞詞藻宏麗軍謀出衆武藝絕倫者任於所在自
舉仍委郡縣長官精加銓擇必取才實相副者奏聞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卽位於靈武詔有直言極諫才
能牧宰文詞博達武藝絕倫孝悌力田沉淪草澤委
所在長官聞奏薦詣闕自陳者亦聽

二年十二月詔郡縣官有灼然清白理行尤異百姓
忠孝力田不求聞達者委採訪使奏聞其有文經邦
國學究天人博於經史工於詞賦善於著述精於理
法軍謀制勝武藝絕倫並任於所在陳白委郡守銓
擇奏聞不限人數

乾元元年四月郊祀禮畢翌日御丹鳳門大赦天下
詔曰草澤及卑位之間有不求聞達未經推薦者一

藝以上恐遺俊又令兵部吏部作徵召條目奏聞
十月甲辰帝御宣政殿册成王爲皇太子詔大赦天
下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忠正孝友文儒周慎堪任東
宮官者務取實才不得虛薦又曰爲政之要求賢是
急比令中外舉薦多非實才所以詢事考言登科蓋
寡猶慮巖穴之內尚有沉淪宜令所在州縣更加搜
擇其懷才抱器隱遁丘園竝以禮徵送如或不赴具
以名聞凡與前詔科目相當一切委內外文武五品
以上官有所知者不限人數任各薦聞如自舉者亦
聽於所在投狀有堪任用不限嘗資

三年閏四月御明鳳門詔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
正員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武藝文才俱
堪濟理者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
謀可以集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竝
限制到一月內奏畢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王者稽古設教擇賢以禮廣徵
巖穴用副薪樵宜令中外五品以上文武正從員舉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各一人武藝文才俱堪濟理者
亦任狀舉其或文乏詞策武非騎射但權謀可以集
事材力可以臨戎方圓可收亦任通舉竝限制到一

月內奏畢

二十年九月赦書每除京官五品以上正員清望官及郎中御史諸州刺史皆令推薦一兩人以自代仍具錄行能聞奏觀其所舉以行殿最

元年建卯月赦書諸色流人及左降官其中有行業夙著情狀可矜又踐朝班曾經任用者委在朝五品已上清望官及郎中御史於流貶人中素相諳委爲衆所推者各以名薦須當才實文武不墜道弘於人務在搜揚俾其展效其諸道入中有詞學高深兼通政理軍謀制勝明習韜鈴者委所在刺史揀擇奏聞

舉薦京官四品已上正員文武官任各舉一人

代宗寶應元年九月詔曰知人則哲堯舜猶難甄能而舉古今嘗式自頃中原多故汔未小康州縣屢空守宰多闕攝官承乏者頗無舉職之能懷才抱器者或有後時之嘆朕所以宵夜不寐側席未皇思弘政理之規冀及大中之道而庶尹卿士列于朝廷豈無叶贊之心以助旁求之義其内外文武官中如有堪任刺史縣令及出身前資入中有堪任判司丞尉者宜令京堂參官各慎擇所知具狀聞奏諸州刺史縣令既籍寮屬亦宜准此古者得人受賞賞不踰時增

秩賜金有國通典其或任非稱職舉不當才顧多附
下之心非無不適之罰其所舉人授官後如政能尤
異清白著聞三兩考後仰本道觀察使具狀奏聞其
舉主及所舉官人並量加進改如懦弱暴政處置乖
宜竝冒犯賊私等議罪論刑當亦連坐宣示中外知朕
意焉

廣德元年七月詔曰河南河北有懷才抱器安真守
節素在丘園不仕爲衆所知委所在長官具名聞薦
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經術通博文詞雅麗政理優
長本州各以名薦

十二月詔曰理道同歸求賢是急非人不又辟士是
勤招以弓車設其壇席且憂適軸如待神明朕臨御
多方誕敷至化慮遺巖穴載佇雲津知白珩之非寶
降玄纁於下體一自鳴鑿關外駐驛陝郭每念明敷
深勞寤寐聽正言以除國病思碩德以定人訛而猶
高士鴻冥幽人豹隱將朕之不德而禮或有遺望于
旄之忠告仰少微以嘆息眇然惕勵固覽河山藿食
薇歌往而不返永懷賢者朕甚惡焉今將意達巢居
誠通卜兆一麾必起四皓爰來敦其素風成我王道
宜令行在側近府州長官搜舉遺逸其有懷才抱器

高道不仕精加訪擇必以名薦仍須以禮資遣送赴
行在賁於丘園待以即署務令申勸悉朕意焉

二年正月丙午詔嘗參官各舉所知堪任憲官諫官
儒官刺史縣令者

永嘉元年正月制曰孝悌力田懷才抱器遺逸未經
為達者各委州府聞奏親當策試量能叙用

大曆元年十一月制曰周徵俊造漢辟賢良番之典
晉永代作則天下有安貧樂道孝悌力田未經薦用

有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聞朕當親自策試量才叙用
六月詔曰内外文武官及前資官六品已下并

有碩德專門茂才異等知謀經武諷諫主文
不仰所在州府觀察牧宰精求表薦如所繇搜揚未

五遺逸林閭者即宜詣闕自舉親當策試量能擢用

八年正月詔京官三品已上即官御史每年各舉一
人堪任刺史縣令者

十二年七月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各舉堪
任刺史者以聞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即位六月詔天下有才藝尤著
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諸色人

中有孝悌力田經學優深文詞清麗軍謀宏遠武藝

殊倫者亦具以名聞能詣闕自陳者亦聽仍限今年十二月內到朕當親試詔中書門下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已上長官各舉可在刺史京令者一人中書門下量才進擬後有犯者舉人同罪

興元元年正月帝在奉天行在大赦改元天下有隱居行義晦跡丘園者委長吏具名奏聞

貞元元年九月丁巳詔曰朕祇膺祖宗之業猥臨億兆之上任大守重不敢康寧永懷萬事之統懼有所闕夕惕若厲中夜以興求賢審官期於致理而政化

猶鬱太平未臻思得海內忠良竭誠規諫洎經術之士才略之臣以明教化以立武事惟茲三者政之大經慮巖穴之間尚多遺逸故科別條目廣延異能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肅執誼等達於理道甚用嘉之位以旌能宜升秩叙其第三人委中書門下即超資與處分第四等人即優與處分第五等人即與處分嗟乎強學以待問進德以及時昔公孫弘猶聞十上失之正鵠必反諸身凡爲多士宜各自勉

四年正月詔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高蹈不仕隱居巖穴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名聞薦

諸色有清白政術堪任刺史縣令嘗參官各舉所知朕當親自策試之

十一年九月制曰天下有才德高遠爲衆所知及隱居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州縣長吏具名跡聞薦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嘗參官及州府長吏各舉所知奏聞朕當親自策試

十二年三月諸州准制薦隱丘園不求聞達蔡武等九人竝授試官令給公乘赴京到日量才叙用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卽位制曰諸色人中有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嘗參官各舉所知其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以名聞仍優禮發遣朕當詢事考言審其才識如無人論薦者卽任自詣闕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制曰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策試

十四年七月乙丑帝御宣政殿冊尊號禮畢大赦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內外官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穆宗元和十五年卽位十一月制曰如有隱於山谷退在丘園行義素高各節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獎者具名薦聞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郊禋禮畢大赦制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政術詳明可以理人者委有司各舉所知限今年十月到上都

三月制以劉總獻遼陽八州之地其管內官吏有奉

職清勤及有賢才隱於山谷退在丘園竝具薦聞

敬宗長慶四年卽位三月壬子赦書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人師詳嫻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材任邊將者委嘗參官并諸道節度觀察使諸州刺史各舉所知限本年正月到上都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赦書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及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嫻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者嘗參官及方牧郡守各舉所知無人舉者亦聽自舉竝限來年正月到上都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赦書其有藏器待時隱身巖穴
奇節獨行可激風俗者委嘗參官及所在長吏各以
名聞

僖宗光啓元年正月詔曰朕每念艱難之本思拯濟
之圖治少亂多古猶今也蓋搜揚之未至非爵賞之
不行况自鄉里沽名物情賈怨朝市有爭先之黨山
林多獨往之人彼豈自窮而莫返其有文苞經緯道
貫儒玄貞遁自腹浮名不染豈無加等之命以待非
嘗之流今委使臣遠近徵訪必行備禮以聳羣芳且
幾貴研深用惟體要運當無事固垂拱而可待時屬

多虞非拔奇而不振或有材優將畧業洞兵鋒辨勝
負於風雲計長短於主客妙得神傳之決耻成兒戲
之名不俟臨機方期制變或銷聲於屠釣或屈志於
風塵勿媿自媒當期致用至乃旁規國病動適時宜
深探貨殖之源備得富強之術排於浮議鬱彼良圖
又有志擅縱橫久潛緇褐材雖超異見辱儕流苟全
一藝之工不必萬夫之敵亦有推研曆象校步星辰
言必效於機先術豈疑於億中是資奇器孰曰異端
亦在勸來佇加殊賞噫功名可慕少壯幾何在君親
則忠孝相資念國家則安危同切勿甘流落猶徇宴

安竝委使臣榜示訪求長吏津置發遣同心體國無使淹延懸賞使能必期升擢朕雖鍾艱否亦謂憂勤高祖太宗之在天固當垂祐社稷生靈之有主夫豈乏賢達我敷求咨爾將命勿孤翹矚苟自因循其間儒學優游軍謀宏遠密陳時務願應制科者已從別勅處分跡跡遺才沉淪末位不礙文武竝須升聞布告天下咸使知委

昭宗車駕至雒陽改天復四年爲天祐元年赦書儻有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武藝絕倫湮沉卑賤者仰在處長吏搜訪奏薦如得材實當待以不次之位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山谷隱淪之士閭閻造秀之人仰所在長吏薦闡州府卽當旌舉

二十年四月卽位制曰或所在有藝行頗高爲鄉閭所推者竝仰准例舉選所司量才任使

同光元年十月詔曰側席求賢將臻至理懸旌進善式贊鴻猷應名德有稱才藝可取或隱朝市遁迹林泉竝委逐處長吏遍加搜揚津致赴闕朕當量才任使兼僞庭僭逆已來凡有冤抑沉滯之人竝宜特與申雪仍加遷陟

二年二月南郊畢制曰事主之道以立節爲先致理

之方以賞善爲本應懷才抱器不事僞朝衆所聞知顯有節行仰所在長官將所著事狀具姓名聞奏當加甄獎兼授官秩

明宗長興二年七月勅朝臣相次敷陳請搜沉滯簪纓之內甚有美賢山澤之中非無俊彥若令終老乃是遺才鄭雲叟頃自亂離久從隱逸近頒特勅除授拾遺不來赴京自緣抱病非朝廷之不錄在遐邇以皆知宜令諸道藩侯專切搜訪如有隱逸之士藝行可稱者當具奏聞必宜量才任使

四年八月戊申上尊號畢下制曰山林草澤之中雖頒命搜羅而尙慮沉滯委所在良吏切加採訪的有才器藝行者具以名聞必議量才任使

晉高祖初卽位赦制曰弓旌聘士巖穴徵賢式光振鷲之班將起維駒之詠應山林草萊賢良方正隱逸之士委逐處長吏切加搜訪咸以名聞當議量才叙用

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應有懷才抱器隱遁山林方切務於旁求宜徧行於搜訪委所在長吏備達朝旨具以名聞又明宗朝親屬之內宿舊之中或功名曾著於輿情或才器可裨於公政宜委中書門下

量才叙錄士流之內有懷才抱器碩學殊能者委中書門下搜訪任使勿拘門地資歷應致仕官或筋力未衰才能可任者將表乞言之敬難從歸老之心委中書門下商量奏聞當議升擢

三年八月丙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竇貞固奏臣伏觀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僚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爲公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蔽澤莫有於隱淪昭代用才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鄭所以舉子皮魯所以譏文仲爲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臣欲請降勅命指揮文武百僚每一

司之內共集議商擢其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爲某官某職便請朝廷據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當才卽請量加獎賞或有乖共舉兼涉循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繇德序位以才升三人同行尚聞擢舍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位參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嘗慙濡翼之譏將贖貪叨聊陳狂狷勅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爲急務竇貞固名參國籍職在禁庭貢章疏以傾心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分賞罰之科無媿當仁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僚於縉紳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

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否臧盡達於予懷
用舍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六年八月壬寅詔曰擢文武之才今之急務旌孝養
之行古有明文贊治道以克隆致人倫之式序山林
草澤內文才武藝爲衆所推者委長吏切加搜訪具
以名聞當議量才叙用

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卽位七月庚子制山林逸士草
澤逸閑將裨教化之風且廣搜羅之道應有懷才抱
器隱遁丘園者委隨處長吏切加搜訪具以名聞

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詔朕昔在藩邸頗熟臣寮在

武之才嘗備觀其槩槩方圓之用宜更察於精微俾
取質於衆多庶無遺於俊造應文武嘗參官仰准唐
建中年故事上任後三日表舉一人自代徵聘丘園
免遺材彥恢張名教俾厚人倫應有蘊蓄器能精通
理道文理該博武畧縱橫而退遁於家高尚其事者
委所在訪尋當俟徵用

隱帝乾元三年兵部侍郎盧賈上言臣讀唐史見薛
登上疏云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原考其
鄉曲之譽崇禮讓以厲已取名節以標言以敦朴爲
先最以雕文爲後科故人從禮讓之風士去輕浮之

行希進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臣因覽前書觀茲舊事望於聖代復用此言則有才者皆務造修無行者不宜推擇從之

周太祖卽位制曰山林草澤之間懷才抱器之士切加搜訪免致遺賢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祀圓丘禮畢赦制應山林隱逸草澤才能所屬長吏搜訪具以名聞

世宗是月丙申卽位三月赦制應有懷才抱器出衆超羣或養素於衡門或屈迹於末位孤寒難進志業何伸咸用搜羅待以爵秩諸隱遁不仕及早官下位

中有文武幹畧灼然可稱者所在具以名聞

二年正月辛卯詔曰令錄之官政理之本親民總務在幹與廉雖銓衡舊規每嘗慎擇而縉紳多士難以具知爰開舉善之門以廣用才之術應在朝文武官翰林學士兩省官內有曾歷藩郡賓職州縣官者宜令各舉堪爲令錄者一人務在強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以曾任令錄亦許稱舉竝當擢任不拘選限資叙雖姻族近親亦無妨嫌只須舉狀內具言除官之日仍署舉主姓名若在官貪濁不公懦弱不理或職務廢闕或處斷乖違竝量事狀重輕連坐舉主仍

令御史臺催促本官旋具奏聞限兩月內舉狀齊足如出使在外者候回日准此指揮務在稱揚循吏激勸官途庶符用乂之方其布惟和之政

四年正月詔曰應有文學之吏武勇之人或幕府州縣官等臨事強明在任有所振舉爲衆稱舉者宜令所在長吏具名奏聞在朝文武臣寮於知識人申有如此者亦可公舉竝當擢用待之厚祿

六月勅應在朝文武官各令稱舉一人堪充令錄及兩使防禦團練軍事判官者自前或有公過微有殿犯者亦許稱舉餘准此顯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御

札處分

八年辛未詔曰文武之道迭用軍旅之事非輕朝廷方整車徒欲清區宇咸資戎事甚渴雄才勇鷲之人每延頸而在念炤臨之內非博訪以難知應在朝上將軍統軍大將軍將軍率府率副率等宜令各舉有武勇膽力騎射趨捷堪爲軍職者三兩人仍具年幾及歷職去處奏聞如已在禁軍者不在稱舉俟舉到日竝當此職騎射看驗人材雖是姻親亦許公舉但於狀內具言如任用之後不副所舉卽量事輕重連坐舉主

五年正月乙巳詔在朝文武官宜令各在舉堪任幕
職令錄者一人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六十九

審官

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又曰治亂在庶官
是知求賢審官有國所重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故王
者奉若大猷竝建百職莫不登進俊傑慎簡才德量
能授事使人以器是以不能者止而能者競勸官修

其方吏善於職庶政允穆而治道康矣斯則稽古用
又為邦之大要也原夫設官分職所以建民極而亮
天工授方任能所以熙王度而經事典大雅之作實
美於能官三代之隆皆繇於得士故以德詔爵以能
詔事斯不可以不慎者也

虞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功載事

發其功廣堯之事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明惠順疇

者言舜日以別堯使君百揆之位以明亮頌也求其人

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兪曰伯禹作司空四嶽同辭

縣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

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禹拜稽首讓於

稷契暨皋陶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名棄姓帝曰兪

汝往哉兪者然其所推之賢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

稷播時百穀阻厄播布也衆人之厄在饑汝后稷布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品謂五汝作司徒敬

敷五教在寬布五管之教務在寬所帝曰皋陶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夏華夏劫人曰寇殺人曰賊

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五服

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五宅三居者流雖有

之外次千惟明克允言陶皋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

里之外帝王部 卷之六十九

禹讓三臣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 問能誰順我百

故歷述之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共謂供 垂拜稽首讓于受

折暨伯與 受折伯 帝曰俞往哉汝諧 汝能諧 帝曰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 上謂山下謂澤順謂

用之有節言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 益拜稽

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朱虎熊羆二臣

人皆在元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禮

天地人之禮伯 夷汝作秩宗 秩序也郊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 伯

夷拜稽首讓於夔龍 夔龍二 帝曰俞往欽哉 然其賢

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 不許讓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青長也謂元子以下至

直而溫寬而栗 教之正面而溫和 剛而無雲

而無傲 剛失入霍簡失入 詩言志歌永言 謂詩言志

其義以 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

當依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八

不若奪則神人咸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音能諧理

和命夔使勉之 帝曰龍

擊磬音至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

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可知 帝曰龍

我無欲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喉舌

造絕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禹垂益伯

宣于下必以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夷夔龍六

帝王部

卷之六十九

三

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各敬其職惟是 欽哉惟時亮天工

乃能言立三年有成故以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考功九歲則能

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進其明者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衆

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漢高祖時趙堯為符璽御史時高祖為趙王如意置

貴疆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久之高祖持御

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

無以易堯言堯可為之餘人不能勝也易代也 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

所行以質其言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

平政訟理也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滯也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

千石乎

蕭望之宣帝時為少府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

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乃以為左馮翊

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張敞先帝名臣宣傳輔皇太

子帝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

亂材輕非師傳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

翊會病卒

成帝時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推為姦利者

推專也辜推者言已自尊

之也人取罪有辜

方進部椽史覆案發大奸賊數千萬帝以

為任公卿

任堪也

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後至

宰相

後漢光武即位以織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

衆咸不悅詔舉可為大司馬者

載織文曰孫咸征狄也

羣臣所

推唯吳漢及景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

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勳

謂發漁陽兵也

又誅苗幽州謝

尚書其功大

苗魯謝躬

舊制驃騎將軍與大司馬相兼也

武帝置大司馬號大將軍驃騎將軍也

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

驃騎大將軍

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

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

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

滋殖焉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辛亥詔曰朕思延直士側席異

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

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

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竝可以補任

和帝永元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曰元首

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於天謫譴責也禮日陽事不得謫見

于天日深唯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

以求其人武帝元和元年董仲舒初開其議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有司詳選即

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仕堪也音仁林反既而悉

以所選即出補長相長縣長相侯相也十三州縣為邑別令長為相秩隨令長本秩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即召見禁中漢官儀三署謂

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備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置

中郎將中郎中儀郎四等無員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禁中選除七十

五人補謁者長相

順帝陽嘉元年詔日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

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繇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

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

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魏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與

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

噉也會司徒缺毓舉韓暨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詔曰古者百官箴王闕然保

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止

色弼違能救不逮者以兼選

冊符元龜 帝王部 卷之六十九 六

唐彬爲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嘗侍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華嘗爲太嘗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嘗職主宗廟蒸嘗敬重而華嘗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况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嘗爲廷尉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秋八月帝臨昭陽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揀擇量能叙用

太武神麤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孝文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繇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

穆亮爲侍中尚書左僕射於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僚吏須立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者以定選舉然當在始祖時崔浩爲翼州中正長孫高爲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自相推舉必令稱允尙書陸叡舉亮爲司州大中正

廣陵王羽爲太保錄尙書事孝文嘗顧謂羽曰考課

之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官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帝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嘗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又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爲何品羽對曰諸司直竝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爲獄官聽訟察詞無大著越所以爲二等者或以親事利鈍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爲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

帝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爲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大事須心平性正抑強衰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爲上等今欲聽探風謠虛實難悉苟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未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避豪貴故人以爲惡或將勢抑賤人以爲好然朕之聽皆貴者是以遲迴三復良繇於此局事須水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皆甘心若賞不能盡無以勸厲如臣愚見願不行賞帝曰朕昔置此官

許三年考陟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擇之於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更與羣臣善量所以

太和十九年十月壬戌詔諸州牧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三等之科以聞將親覽而升降焉

宣武延昌中臨朝堂親自黜陟授明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嘗侍是第二清今授臣勇武其號甚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今依勞行賞不能清濁卿何得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

既屬聖明是以敢啓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自相親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執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帝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東揃平蕭術揃平拓定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寔副卿言辭勇不乃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帝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

假勇乎亮口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
遠人始平卿但用勇平之何患不復平遠也亮乃陳
謝而退

孝明神龜中辛雄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
沙汰郎官務精才實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
罷遣

前廢帝普太元年四月己未於顯揚殿簡試通直散
騎嘗侍散騎侍郎通直郎剝員非才者他轉之自天
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帝勅羊深與嘗侍盧道
處元晏元法等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爲
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
帝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李
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帝遽改授緯雒州刺史

高宗龍朔二年五月丙申大司憲竇德玄爲司元太
嘗伯左肅機源直心爲奉嘗正卿劉祥道正授司刑
太嘗伯守司宰正卿駙馬都尉薛瓘爲司宗正卿司
刑少嘗伯侯善業爲守詳刑正卿蘭臺侍郎弘文館
學士上官儀爲西臺侍郎檢校左相許國師爲左相
司列少常伯郝處俊爲太子左中護左中護賀蘭敏

之爲左侍郎弘文館學士德玄等所授官竝帝自注
定旣而謂李勣等曰朕所授未知允當以否選賢任
能雖帝王之所務然臣下之各進乃誠舉不失選疇
咨僉議必盡是心上下情通何憂不理但爲永微以
來頗聞朋黨懲艾此事實亦生疑今不共公等商量
則自注定自覺專固以爲媿也勣等引咎拜謝及許
圍師等入謝帝謂曰構大廈者必籍羣材理天下者
必資良佐比來食祿之官多不稱職或遽相朋附或
忘公徇私庶政未康或繇於此我所以就中揀擇親
注此官各宜用心勿踵前弊無令後人嗤失鑒也

中宗景龍元年十一月制曰其理天下者在良二千
石宜令中書門下於內外揀擇必取材望兼優公清
特著可以宣風導俗具以名聞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丙子制曰建官惟賢典誥丕訓
任人以器先王令圖蓋欲庶政和平萬邦祗乂朕以
寡昧克纘休業求衣側席無忘寤寐頃屬奸回擅權
撓亂綱紀互相引進遍爲比周黜汙清朝實繇於此
遂使玉石無辨涇渭莫分其制勅授官宜令所司勘
責不因別功遂越賞授先有負犯罔冒得官竝量事
處分彰善癉惡異等區分臬鸞不接羽蒿蘭不同類

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二年十月勅曰寅亮天工弼諧庶績宰臣之任也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御史之職也政之理亂實繇此焉朕丕膺鴻緒三年于茲日旰而食夜分而寢萬乘非樂四海爲憂思欲小康蒸人允荅羣望懲勸之詔歲月相仍然耳不聞彈劾之聲目未覩剛正之舉豈內外寮吏咸未循公邪將有司迴避隱惡不聞邪每念於此怒焉如疚言而不行責在薄德知而不奏誰其過歟御史等不樹朝綱合從屏黜但緣未親處分志在含忍宜許自新以圖遠効内外文武官有老弱疾

患貪暴侵漁不舉職事材職不相當者三日內各錄狀進外州刺史上佐多不簡擇内外之職出入須均京官中有材幹堪理人者量與外官有清慎者與京官

玄宗開元二年正月壬申制曰朕聞天爲大者孰先於育物物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樹之后王以康兆庶緬鑒前烈深爲遠圖懼德之不修化之未偃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嶽黜陟在乎三載既以百姓爲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怨苦之聲

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頽靡苟且尙多
何吏之殊尤寂寞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撫然間歲水
旱周於郡國倉廩不蓄閭閻薦饑加以黜陟頗多冗
官增弊至於處置皆憑次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
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官在外藩頗有
升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嘗均永爲嘗武課最超
等必議陞選循默守嘗必加黜免昭昭賞罰可不慎
歟昔子產相鄭以致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靜清靜
則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耻愛費
而與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壠畝蠶者勤

績紡旣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
在位知朕此心

三年六月戊午勅曰刺史宜兼於京官中簡擇歷任
有善政者補置於司農太府少府等司旣掌財物已
知次第復稱執事不在取限

八年勅曰刺史古之通侯公卿國之重臣百揆時叙
必在得賢萬邦咸寧期於共理郎官出宰抑於前事
方伯登台聞之往躅項來朝士出牧例非情愿緣沙
汰之色或受此官縱使超資尚多懷耻亦朝廷勳舊
暨鎮外臺却任京都無辭降屈且希得人衆以爲榮

為官擇人豈合如此自今已後諸司清望官闕先於
牧守內精擇都督刺史等要人兼向京官中簡授其
臺郎已下除改亦於上佐縣令中通取俾中外迭用
賢良靡遺庶績其凝九功惟允卽宜銓擇以副朕懷
十二年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為吏部侍
郎王易從等為諸州刺史因勅宰臣曰朕欲妙擇牧
宰以崇教化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已後三省
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
者

二十四年帝以諸州別駕長史司馬佐刺史之理命
有司考其勤勞及有政者遂以衛州長史盧見象等
二十二人遞遷其職制曰善為理者固道在至公能
官人者俾財無滯用今之羣吏列於郡國績有可考
政或可觀既久於所職當叙之以位衛州長史盧見
象等頃在條察克著聲猷計年有成以時議進期乎
知勸且日無遺彼欲速者自銜而至廉耻之道喪于
進之責深悠悠斯人朕無所取凡百在位宜悉乃懷
天寶十載詔曰其理親人在於郡守縣令今二千石
朝廷精擇咸得其人縣令委之選司慮未盡善孰若
連職同官見其踪跡宜令天下太守各舉堪任縣令

一人善惡賞罰必及所舉所司仍明作條例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簡擇郎官有堪任太守縣令者委京清資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薦聞

二年正月大赦詔刺史上佐錄事參軍縣令委中書門下速於諸色人中精加訪擇補擬判司丞已下宜令所繇銓揀

乾元二年九月詔曰朕聞効官者必量力而授任致理者亦擇才而簡能况風化之源本資於長吏升降之義用明於朝典古之建萬國親諸侯蓋以撫綏黎民宣布王化則今之令長古稱子男矜孤恤寡均徭

省賦皆是職也朕以薄德恭膺寶位屬殘孽猶聚戎軍未戢雖憂國之計且務於濟時而恤人之心每深於惠物將求厚俗必在審官至於刺史治中皆制命所授辨其材術蓋在朝廷先令中書門下精加擇訪務德惟良如非理人之材竝卽量宜改授且諸縣令員數應多如聞處理之間廉平者少或使司所奏以功見稱或主司所擬循資而授儻乖任用空忝親人或有害牘之間曾未閑於令式征賦之際皆委任於胥徒繇是吏轉生奸遂爲蠹政人不堪命因而失業興言及此良用撫然夫易柱以調弦聲之和也革弊

而從理政之體也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因知方嶽之任足以委黜陟之權矣凡諸道節度皆職備防戎政在理兵豈遑廉問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巡察則乘驛暫往難於委知諒無益於澄清反有增於勞擾其天下縣令名仰本州府長官審加詳擇如有衰耄暗弱或貪財縱暴不閑時政爲害於人竝具名錄奏卽與改替其才職相當者竝依舊奏定已後有不稱者所繇官長量加殿黜庶理人之職無或謬焉又入仕之流本期展用且無事實豈可徒勞今員外之官所在甚衆旣不釐務空効驅馳

將適鄉閭復拘職守念其旅寓良可優矜應州縣見任員外官竝任其所適計秩滿後各與成資仍於本色內減一兩選與留其先緣罪累貶授者不在此限如員外官中材識幹濟曾經任使州縣所資者亦任量留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不得過四人下州不得過三人上縣已上不得過一人古之任官必寄成政如長吏數易則綱條不恤所以人懷苟進之心俗靡居嘗之業比者或開此弊實謂未便於時自今已後刺史縣令更不得數有移改善政聞於上則當議擢遷如道失厥中亦自申懲誠黜陟之道固有彝章又

比來刺史之任皆先奏州縣官屬苟爲改作孰免顏情自今已後除帶刺史判官外一切不得奏改官吏到任之後察有罪累及不稱職者任其狀奏聞請然後無所與替其刺史非兼節度但有防禦使者副使判官委於本州官中推擇亦不得別奏人竝委中書門下者爲嘗法庶使官無失位政有嘗經宣示天下宜知朕意

德宗嗣位以御史大夫浙西觀察使李涵和易無搏擊之才除太子少傅以父諱少康改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祿卿

貞元二年正月詔嘗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軍使城使兵馬使諸州刺史少尹赤令畿令并七品已下清官及大理司直評事等項者令內外新授官人三月內上表舉一人自代欲於中選才堪者任用比來所舉多有無實殊乖所謂求才之意自今已後每舉人皆令指陳其承前事跡如有政能行義藝業勞効各分析言之

四年九月癸酉詔中書門下選嘗參官曾爲牧守理行有聞者具名聞奏與諸薦守宰論政事知所任者具名封進應被舉官等令御史臺及吏部檢校勘資

次勿令踰越然後臨試處分仍永爲嘗式
十五年正月以右諫議大夫知匭使田敦爲兵部郎
中敦素承顧問帝將用爲兵部侍郎又疑其年少故
且授郎中

憲宗時宰相以張仲素改文昌進名爲學士帝阻之
以行止未正不宜在內庭

穆宗元和十五年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擇刺史縣
令宜委門下中書省御史臺官有所請知卽具薦聞
如贓污賤人當坐舉

長慶元年以兵部尚書李絳爲吏部尚書以吏部尚
書蕭俛爲兵部尚書制曰絳俛皆本朝先後之名相
也而吏司爲劇俛固以疾辭兵務差闕絳處之餘裕
各令總理庶謂得宜

文宗太和五年五月丙辰以新授太子賓客王堪爲
均王傳堪前爲將作監修太廟違慢罰俸及授太子
賓客給事中李固言曰調護之重不宜坐馳慢以居
之故再有此命

開成元年四月壬申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李石曰有
何人候對石曰有令狐楚鄭肅等石奏曰陛下今日
令諸有司官各以公事面奏未知決事之時對臣與

覃伏候臣等退帝曰有司公事見亦無爽帝曰吏部中事非遷才安得撫實無濫且欲變更得否石曰縣令錄事參軍改變卽得諸官且循舊爲便帝曰選曹豈辨賢愚但若配官耳乃詔兵部侍郎知銓事崔鄴尚書右丞知銓事鄭肅問曰縣令錄事參軍如何比擬曰資序相當省問其爲官之道堪卽注擬帝曰依資合得才不堪者如何鄴曰與遠處慢惡官帝曰若以遠地爲慢惡與不堪者卽遠人何若也殊可哀憫尤須擇良吏處之帝曰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用其才何繇得理宰臣對曰陛下求理意深百司

述職至少今悉令有司官候對一一處分卽何愛不理皆稱賀而退又召御史中丞李玘兵部尚書判戶部王超禮部侍郎高錯鴻臚卿李達司農卿李玘等各問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勉務躬親公事

六月丙寅宰臣奏事於紫宸殿鄭覃等奏南省闕丞卽請用秘書監張仲方帝曰中臺郎朝廷重選仲方爲京兆尹華州刺史不聞其政苟授之如有政者何帝前以渾鍼勳閩之家疑其昧於政事將不與郡宰臣亟請之今又以仲方官業無聞不得在丞郎之選

宰臣等稱賀而退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且聞外郡甚有無政處卿亦知否李固言曰臣見說鄧州王堪衰老頗甚隨州鄭襄亦無政術帝曰王堪豈不是貞元中御史否時三院御史只此一人猶在又問唐州是趙蕃否宰臣皆曰是鄭覃曰王堪臣見是舊人舉爲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聞事未詳審不敢指說宰臣退召起居張次宗問刺史次宗曰王堪實衰老恐須與替御史中丞狄兼謩奏本司事帝亦以三邵訪之兼謩曰王堪比亦廉

直但耄已及之鄧州疆土缺館驛多須才力任持方可集事又數道防秋兵路出鄧州饋餉之繁不供是懼唐州趙蕃未聞有過隨州趙襄臣素不職又問鄧州有何土產對曰所出止於鹿紬絹與數種藥列在貢籍至如南都賦穰橙鄧橘亦無其實蓋以兼謩嘗爲鄧州刺史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天寶不治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此時姚亡宋罷珣又曰玄宗謂羣臣曰我自卽位不會枉誅一人不知任李林甫破人家不少陳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多時楊

嗣復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感陛下頃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有變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亦不可耳帝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嘆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者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帝又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柱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朕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赦節文古者郎官出宰公卿理

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興扇此道稍消頡頏清途便至顯貴理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朕爲政之始思厚時風軒墀近臣蓋備顧問如其不知病苦何以應朕訪求自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敗累者委宰臣不得進擬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南郊畢制曰共理者太守之官親人者縣宰之任戈鋌稍弭政術爲先刺史縣令有勸課農桑招復戶口增加稅額撿勘不虛委本道觀察使條件奏聞當加進陟如貪墮不理害及於

人者速便停替務於葺養稱朕意焉况親人之官無先於令錄致治之道必擇於才能苟選任不自於朝廷則恩澤全歸於侯伯近日諸道奏請授官人數轉多闕員全占交際體例須正條綱委中書門下舉舊例條理奏聞刺史總一州之政縣令專百里之權至於糾督之司竝爲親人之任僞朝取士多不擇才蓋自藩方奏論因及權勢囑託公行賄賂蔑顧典章到官惟務於誅求在任莫司於葺理或聚蓄更希後任或措歛以報前恩上下相蒙遠邇爲害生靈困弊職此之繇自此牧守令錄之官委中書門下精加選擇

至於三銓注擬亦在審詳吏能如貪猥有聞不得更受令錄及到官後委本道觀察使切加銓轄仍勒本州判官專爲察訪如掩賊罪不具聞奏豈爲獨罪本官兼亦累及長史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以右驍衛大將軍李從朗領楚州防禦使從朗前朝宗子帝之姻屬也唐淑妃王氏累爲請命懇求邵寄帝以前歷四州不聞其政故與其名錫其俸而著於班不令釐事

周太祖廣順元年九月丁亥以司封員外郎桑能爲鳳翔少尹殿中侍御史竇元靖爲京兆少尹司門員

外郎宋曙為陸渾令工部員外郎易弼為贊善大夫
右補闕高守瓊為登封令桑能維翰之庶弟也元靖

貞固之庶兄也

先是晉命將終漢宣初建三署清華之地雜冗屑無才行者處之歲蒲序

遷漸至華顯有職者耻與之為伍蓋當塗者不慎小官也至聖朝出此數人而擢英翹之士簪纓之間賢不肖始似有區別矣

世宗顯德二年正月甲戌帝謂侍臣曰去歲濟州臨
邑民來訴災瀰尋命使臣遍與通檢所望供輸咸得
均濟昨聞廣種植戶民不欲通檢咸忿其訴災者至
有潛焚其家產者朕自聞之極深軫憫侍臣對曰時
季以來民多疚惡帝曰非民之狡蓋朕治之未至亦

循親人之官未當耳此後尤宜精求令長免使黎民
受弊

七月丙戌帝謂侍臣曰藩部賓職下至今錄皆親吾
民事任非輕也所宜歷試求人委之共理宰臣奏曰
人有雖負文學不能幹事者有藝不及人能幹事者
有貌鄙言訥通理道者有奇資辨言昧時務者求人
之道自古為難帝曰豈朕不及前代明王何奇材名
上未盡出邪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七十

務農

禮記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粢盛周禮地官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號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王符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其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

以其有國也故曰所寶惟穀又曰食為民天是知食
居八政之先穀乃六府之一天下之本其惟農乎先
王繇是申勞農之典立勸桑之制或下詔以敦勉或
設官以案行重其力則俾之孝悌同科惜其功則不
使小罪徵召此皆務農之深旨也故賈誼曰積貯者
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
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
食足知榮辱則知王者務農之道其太平之本歟
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天
下號曰神農氏

帝堯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寅敬賓導也
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舉棄為農師天下
平均以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帝舜命棄曰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難播布
時是也
人之難在于饑汝后稷布種是百
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言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
之功田功知稼穡之艱難

成王親與后世子出觀農事其詩曰曾孫來止以其
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曾孫
謂成
土也饁饒饋也田峻司穡也喜攘為饋酒食也為農
人之在田畝者設饋以勸之司嗇至則又以酒食饋
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又率主田之吏使民耕田
嘗其饋之美否示親之也

而種百穀故作噫嘻之詩曰率是農夫播厥百穀

漢文帝二年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

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衣食乏絕致有大喪故不

遂其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務農以勸之其賜

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

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辟讀日關歲一不登民有饑色

登成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

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

賜農民今歲田租之半

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瘞身從

事瘞古動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末

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以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

之租稅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

纂組害女紅者也纂赤組也紅讀日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

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

獻減大官省繇賦省所領切繇音徭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

積以備災害

三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賁賤也聞

歲或有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

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樹植也吏發民若取庸米黃

金珠玉者坐贓為盜發民用其民庸取用其資以雇庸二千石聽與

同罪又食貨志云時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屢赦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

武帝元狩三年秋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又末

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侯富民沛郡蘄縣之鄉名也欲百

姓殷實故取其嘉名也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加農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龍也音工免歲切字或作畝

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元帝元光元年三月詔赦天下令各務農畝無田者

皆假之貸種食

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與百姓戮力自盡之

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

小罪徵名證案與不良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

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勅之

成帝陽朔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

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劭勸勉也音時召切薄其租

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問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

鄉讀日向矯正也

方東作時

春位在東

耕者始作故日東作

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

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農夫服田厲且替力乃有秋收也

其勗之哉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一十三人人部一州

勸課農桑

平帝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蓋

紀漢盛時之數

據元始二年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

有奇也

後漢光武中元二年十二月詔曰方春戒節人以耕

桑其勅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

明帝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曰夫春者歲之始也

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年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

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課農桑去其

螟蟥以及蝥賊

章帝元和元年二月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

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

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

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

負猶憂也

其令郡國

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
公田爲雇耕庸賃種餉貫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
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和帝永元五年九月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
五穀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
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魏明帝時司馬芝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
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
農種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書言以

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惟在
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
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
主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
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富足之繇在
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
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費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
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耘鋤條桑耕爨
種麥穫禾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
墾梁墼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

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帝從之

晉宣帝初爲魏國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謨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立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

武帝時石苞爲司徒苞言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因下詔曰農殖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

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繇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役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種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主官更練事業者

秦始皇五年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

元帝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爇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紀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猶多後魏孝文延興二年四月庚子詔工商雜役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以種菜果

三年二月登丑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

太和元年春正月辛亥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治天下也宜簡以徭役先之勸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墮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三月丙午詔曰朕政治多闕災眚屢興去年牛疫死復大半耕懇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旣興人須肄業其勑在所督課田農有牛者當勤於當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制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

四年四月乙卯幸延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使

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耕將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將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庚申朔詔廼者邊兵屢動勞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懷抱農月時要民須肆力其勅天下勿使有留獄久囚

十三年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授

十六年六月甲辰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疇君人嘗事今四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者衆不加督勸或耘藉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

二十年五月丙子詔曰農唯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勵其令畿內嚴加課督墮業者量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

七月丁亥詔京民始業農桑爲本田稼多少課督以否具以申言

宣武正始元年九月丙午詔緣淮南北所在鎮戍皆令及秋播麥春納粟稻隨其土宜水陸兼用必使地

無遺利兵無餘力比及來稔令公私俱濟也

後周武帝建德四年正月壬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敬授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刺史守令宜親勸農桑百司分播躬自率道事非機要並停至秋

隋煬帝大業三年四月丙申北巡狩戊戌勅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爲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卽以近倉酬賜務從優舉

後唐高祖武德五年四月戊辰謂羣臣曰比者兵革事煩不遑隴畝今諸方畧定軍國無虞太平之基在於家給人足今茲麥旣大熟宜停庶務每司別留一二人守曹局餘皆宜休假親事務農流罪以下囚罪名定者亦放收穫

六年六月乙未詔曰有隋喪亂區宇分離百姓凋殘弊於兵甲田畝荒廢饑饉薦臻元元無辜墮於溝壑朕膺圖馭極廓清四海安輯遺民期於寧濟勸農務本蠲其力役然而邊鄙餘官向或未除頃年已來戎車屢出所以農功不致倉廩未登永念於茲無忘寤寐今旣風雨順節苗稼實繁普天之下咸通茂盛五十年來未嘗有此倉廩之積指日可期時爲溽暑方

資耕耨廢而不修歲功將闕宜從優縱肆力千頃其公私債負及追徵輸送所至處且勿施行尋嘗營造役使工匠事非急要亦宜停止見在囚繫事未決斷傍引支證未須追迫司攝嘗務竝宜且停內外官人行署以上量事分播皆盡九月三十日其軍機急速及盜賊之事不在停限州縣牧宰明知勸導咸使戮力無或失時務從簡靜以稱朕意

太宗貞觀四年四月帝以夏麥大稔謂御史大夫蕭瑀曰前代帝王以麟鳳龜龍爲嘉瑞朕以民安年豐爲上瑞公謂若何在位者皆賀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辛卯勅誡諸州郡督刺史縣令務盡地利禁游食

玄宗開元四年九月壬寅詔曰關中田苗今正成熟若不收刈便恐飄零綠頓差科時日尚遠宜令併功收拾不得妄有科喚致妨農業仍令左右御史檢察奏聞

十二年六月壬辰詔曰有國者必以人爲本固本者必以食爲先先王於是務其三時前聖所以分其五土勸農之道實在於斯朕撫圖御曆殆踰一紀旰食宵衣勤乎兆庶故兢兢翼翼不敢荒寧頃歲以來雖

稍豐稔猶恐地有遺利人多廢業游食之徒未盡歸
生穀之疇未均墾以是軫念遣使臣恤編戶之流亡
闕大田之衆寡至如百姓逃散良有所繇當天冊神
功之時北狄西戎作梗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水旱相
仍遭亡滋甚自此成弊於今患之且違親越鄉蓋非
獲已暫因規避旋被兼并既冒刑綱復損產業居且
嘗懼歸又無依積此艱危遂成流轉或因人而止或
庸力自資懷土之思空盈返本之徒莫遂朕處荷丕
構子育萬姓立德非宜而茲弊未革納隍馭朽實切
於心旣深在予之責思弘自新之令其先是適逃竝

宜自首仍能服勤墾畝肆力耕耘所在開田勸其開
闢逐土任宜收稅勿令州縣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
放若登時不出或因此更逃習俗或然非以爲法且
阻我誠信是紊我大綱爰及所繇須加嚴限且天下
風壤多有不同地旣異宜俗亦殊習固當因利制事
不可違人立法宜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
兼充勸農使巡按人邑安撫戶口所在與官寮及百
姓商量處分乃至賦役差科於人非便者並量事處
分續狀奏聞務令安輯勿使勞繁當行賞罰之科各
竭忠公之力所到之處宣示百姓達我勸人之心

十五年五月丁酉是日夏至賜宰臣及供奉官諸司長官各纒絲先是帝命宮中養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十六年十月勅曰諸州客戶有情願屬邊緣利者至彼給良沃田安置仍給永年優復宜令所司卽與所管客戶州計會召取情愿者隨其所樂具數奏聞十七年春正月丁酉詔曰獻歲發生陽和在候乃瞻疇庶方就農桑其力役及不急之務一切并停百姓間有不穩便事須處置者宜令中書門下與所司喚取朝集使審向商量奏聞

二十一年正月詔其聚衆興役妨時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

二十二年五月帝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穫謂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艱難也因分賜侍臣等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以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二十九年制曰古之爲理必順時行令獻歲發春仁氣育物直叶陽和之德以勤播種之務天下諸州委刺史縣令加意勸課仍令採訪使勾當非灼然要切

事不得妄有追擾其今月諸色當審人有單貧老弱者所司卽棟擇量放營農至春末已來並宜准此天寶五載正月詔曰今土膏旣動農事將興丁壯就功不可妨奪其不急之務一切並停

九載七月詔曰農爲政本食乃人天必禾稼之及期遂京坻之厚積是以愛人存乎重穀勤政在乎厚生俗之所資何意於此如聞遠近每至秋中穀禾熟時卽賣充馬藁苟求規利之心殊害生成之性靜言斯弊實資懲革自今已後不得更然其三京及天下諸郡並委所繇長官嚴加捉搦如非成熟不得輒刈犯者量決四十仍榜示要路咸使聞知

十四載正月詔不急之務一切且停待至農閑任依嘗式

肅宗上元二年正月詔王者設教務農爲首今土膏方起田事將興敦本勸人實惟政要宜令天下刺史縣令各於所部親勸農桑

九月詔曰田功在謹農事惟勤不有司存何成種穀諸州等各置司田參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直置田正三人於當縣揀明閑田種者充務令勸課元年建卯月御明鳳樓大赦詔其建辰月應蕃曠騎

宜三分量留一分其餘卽放歸營農至建巳月任依
舊式諸州刺史縣令及司田參軍令設法勸課令其
耕種不得失時貧不支濟戶仍方圓處置量事借貸
務令存立歲終巡案量其功效

代宗永太元年正月朔大赦制曰農政本也食人天
也方春之首重於東作除軍興至急餘一切並停令
百姓專營農事其逃戶復業及浮客情愿編附者仰
州縣長吏親就存撫特矜賦役全不濟者量貸種子
務令安集

大曆十三年正月壞京畿白渠禮八十餘所以妨奪

農業也帝思政理之本務於農人以圖農者生民之
源苦於不足禮碾者興利之業主於並兼遂發使行
具其損益之繇僉以爲正渠無害支渠有損乃命府
縣凡支渠禮一切罷之時昇平公主上之愛女出降
駙馬都尉郭曖有禮兩輪并曖父子儀有禮兩輪並
在支渠內公主聞之不時入謁乞留此禮帝曰公主
曰吾爲蒼生爾識吾意可爲衆先公主遂卽日毀之
內是諸禮不令而毀者非一百姓便之自去冬少雪
是日雨雪豐霈咸以爲聖感

德宗貞元五年五月初以二月初一日爲中和節詔文

武百辟進農書獻種陸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百寮始進兆人本業三卷
司農獻粟及黍各一斗

二十年詔曰理化之本繫乎京師副朕憂人屬於長
吏宜勉務農桑各安生業以輸朕懷

憲宗元和七年四月詔曰農桑切務衣食所資始聞
閭里之間蠶織猶寡所宜勸課以利於人諸道州府
有田戶無桑處每檢一畝令種桑兩根勅縣令專勾
當每至年終委所在長吏檢察量其功具殿最奏聞
兼令兩稅使同訪察其桑仍切禁採伐犯者委長吏

重加責科

穆宗長慶二年二月勅以修築河陰院恐妨農務罷
之

文宗太和二年二月勅李絳所進則天聖后刪定兆
人本業書三卷宜令在所州縣寫本散配鄉閭

開成元年十二月壬子御紫宸殿謂宰臣曰深以宿
麥為憂今日東風應即有雪鄭覃對曰正月得之亦
未為晚

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勅勸課種桑比有勅命或能增
數每年奏聞如聞都不遵行恣為剪伐列於市肆貨

作柴薪自今州縣切宜禁斷

宣和大中元年二月制應天下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暫時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繇等計會雖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拆及願歸復多以盪盡因致荒廢遂成閒田從今後如有此色勒鄉村耆老與所繇并鄰近等同田產人且爲佃時與納稅錢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任便收租佃者爲主逃戶不在理論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不得輒有毀除斫伐如有違犯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繇等不檢校之罪

二年正月制云君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天有國有家捨此無急如聞州府之內皆有閒田空長蒿菜無人墾闢與其虛棄曷若濟人宜令所在長吏設法召募貧人課勵耕種所收苗子以備水旱及當處軍糧愛念農耕是資牛力絕其屠宰須峻科條天下諸州屠牛訪聞都不遵守自今已後一切禁斷

二月刑部奏牛者稼穡之資邦家所重雖加條約多有違犯今後請委州府縣令并錄事參軍嚴加捉搦如有牛主自殺及盜竊殺者卽請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勅先決六十然後准法科罪其本界官吏嚴加

止絕

五年正月勅畿甸及天下府州應_屠宜起大中五年

五月一日後三年內切加禁斷如郊廟享祀合使者

卽以諸畜代之中書奏曰屠牛之禁格令至重此立

條流必令禁斷臣等商量應天下諸州府如有牛死

便於所在經官陳狀勘驗無他故然後使令就市解

剝貨賣不得更將歸私家如有屠牛事發不唯本主

抵法鄰里保社並須痛加懲責本縣官吏委刺史節

級科罰仍委諸道觀察使各逐所管州縣穩便更別

立條制須極嚴峻務令止絕其行勞處亦准此禁斷

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駕出北門觀麥初日謂侍

臣曰昨日出城詢諸父老苗稼滋潤牛驢皆肥喜形

於色朕亦樂之左右皆賀是月蔡州進新繭宣示庭

臣

長興元年三月車駕出上陽門觀稼至晚歸宮

二年三月陝州准詔放獵戶歸農

三年三月帝觀稼於郡郊民有父子三人同挽犁來

者帝閱之賜耕牛三頭帝顧謂侍臣曰朕昨日以雨

霽暫歸綠野遙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群羊俯而察

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間自勤於稼穡也是時帝哀貧民多無耕牛斲地以種延光以爲勤于稼穡非主上憂民之意歟

九月壬午帝幸南莊卽日謂侍臣曰朕見西郊種麥已生民之辛苦深可憫念帝憂民之旨無日暫忘

十二月甲寅詔曰富民之道莫尚於務農力田之資必先於利器器苟不利民何以安近聞諸道監治所賣農器或大小異同或形狀輕怯纔當墾闢旋致損傷近百姓秋稼雖登時物頗賤旣艱難於買置遂抵

犯於條章苟利錐刀擅與鑪冶稍聞彰露須議誅夷緩之則瞻國不充急之則殘民轉甚加以巡檢節級搔擾鄉閭但益煩苛殊非通濟欲使上不奪山澤之利下皆遂畝畝之宜務在從長庶能經久自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竝許百姓逐便自鑄諸道監治除依嘗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只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揀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鋪戶等一切竝廢鄉村百姓只於係省秋夏田畝上每畝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足陌隨秋夏稅

二時送納去

後歷晉漢周皆不改其制

四年三月帝幸龍門七星亭農事方春田民遍野帝見其劓桑稼樹枉駕勞問親自勸課其月辛酉太原石敬瑭進耒耜一具時帝嘗巡幸近郊見農民田具細弱而犁耒尤拙曰農器若此宜其無所獲也因詔河東河北進農具以為式樣太原首有是進降詔褒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二月前隴州長吏杜遵進策曰伏見近年百姓頗遇災荒縱納得王租卽不充口食此蓋播種不廣頃畝無餘既稅外無溢數之苗致民中

有不及之弊且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伏請曉示天下應有荒田一任百姓開種候及三年外卽檢炤所開種頃畝多少量納一半租稅所貴家國富饒上下通濟者勅曰闢彼汙萊期於富庶方當開創正切施行往日雖曾指揮漸恐廢墮當在申於勸誘期共樂於豐穰宜令逐處長吏遍下管內應是荒田有王者一任本土開耕無王者一任百姓請射佃蒔三年內竝不在收稅之限
七年二月丙午勅鄧唐隨郢諸州管界多有曠土宜令逐處曉諭人戶一任開墾佃蒔仍自開耕後與免

五年差徭兼仰指揮其荒閒田土本主如是無力耕佃卽不得虛自占吝仍且與招攜到人戶分析以聞少帝開運二年十二月中書舍人陶穀奏竊以稼穡爲生民之天機杼乃豐財之本是以耕根在御王者用三推之儀鞠衣載陳后妃有躬桑之禮則知自天子至于庶人不可斯須忽於農桑也文司馬遷著書曰齊魯之間千畝桑安邑千樹棗其人與千戶侯等伏見近年已來所在百姓皆伐桑爲柴忘終歲之遠圖趨一日之小利旣所司不禁乃積習生嘗苟桑柘漸稀則繒帛須缺三數年內國用必虧雖設法課人

種桑且無及也舊木已伐新木未成不知絲綿欲憑何出若以下民方困不可禁之 砍伐一空所在如是歲或不稔衣食盡忘饑凍逼身須爲群盜圖難於易哲王令猷作事謀始有國嘗務乞留眷覽詢訪輔臣欲望特下明勅此後不得以桑棗爲柴官場亦不許受納州縣城門不令放入及不得囊私置賣犯者請加重罪勅曰陶穀方思豐國切欲勸農以貿易於柴薪多砍伐於桑棗請行禁絕宜舉科條仍付所司漢隱帝於乾祐元年二月卽位三月殿中少監胡峒上言請禁砍伐桑棗爲薪城門所繇專加捉搦從之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勅農桑之務衣食所資一夫不耕有艱食之慮一婦不織有無褐之虞今氣正陽春候當生發宜勤用天之業將觀望歲之心應諸道州府長吏宜勸課耕桑以豐儲積編民樂業仍倍撫綏

二年正月勅諸道府州吏六府允修無先重穀九扈分職厥惟勤農今則東作聿興西成係望我有群后政在養民苟不懈於行春諒倍登於多稼卿分憂事任道俗廉平樹以風聲靡如草偃必汙萊之地並作百纏游惰之民咸勤四體用洽帶牛之化更彰接畝

之謂眷倚之懷寤興斯切詔到卿可散下管內勸課鄉縣百姓依時耕種栽接桑棗勿縱遊惰務在精勤三年正月詔曰宜令三京及諸道府委長吏指揮管內人戶勉勤耕稼廣闢田疇勿使蒿萊有廢膏腴之地務添桑棗用資種養之方仍令嘗切撫綏不得輒加科役所貴野無曠土廬有環桑致穀帛以豐盈遂蒸黎之蘇息

世宗顯德二年二月帝曰自古厚農實穀故家給人足近世以來俗尚輕巧若使耕稼者有利游惰者無歸則自然倉廩實衣食足澆浮之風當自息矣宜令

通示天下厚農桑薄伎巧優力田之夫禁末游之輩
以稱朕意焉

二年八月詔課民種樹其上戶所種每歲須及百本
其次降殺有差又令民每口種韭一畦以助其食

